大众日报客户端 大众日报微信 大众日报 DAZHONG

看叶子也能感觉幸福

□ 刘 君

看叶子也能感觉幸福?

这不是矫情，如果你也经历过那种既虚脱又充实的疲惫。

就像一段很长很长时间的高压准备之后，在卷子上密密写了三个小时，终于走出考场。

就像好不容易连夜赶出一篇大稿，检查了三遍确保没有错别字后，按下发送键。

就像在网上看到志愿者顶风冒雪，逆风前行，十几个人在雪地里合力把一车防疫物资送到学生公寓时。

就像电影《心灵奇旅》中的“22”，经历了匪夷所思、疲倦的一天，坐在街道旁，看空中飘下的叶子，就感觉满足和幸福。

如果没有这样的觉悟，那你可能像电影中的另一位JOE，折腾一整天，在地狱和天堂中几进几出，最后终于赶上演出，圆满成功。可当他走出俱乐部时，却感到空虚，就这？就这？他为这一天已经等了半辈子，以为会有所不同。

这时候，女爵士音乐家说了一个故事。一条小鱼游到一条老鱼身边说，“我一定要找到他们称之为海洋的东西。”“海洋？”老鱼问，“你现在就在海洋里啊。”“这儿？”小鱼说，“这儿只是水，我想要的是海洋。”

原来，我们一直心心念念寻找的东西，竟然是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灵魂需要的“火花”不是目标愿景，天赋梦想，不是到达某一个目标，跨越某一座高峰。只是再普通不过的，走走路，看看天空，和家人在一起，朋友偶尔聚聚。

被这个电影吸引，和几年前的《寻梦环游记》一样，它们一个讲死，一个讲生。

你明明知道它只是一个动画片，但你忍不住地流泪与欢笑。

你明明知道它在讲道理，但姿态一点也不高，像小时候睡前听的童话，听着听着柔暖的幻梦潮水涌上，覆盖你全身。是一种彻底的温柔，对成年人和孩子一视同仁的温柔。

什么是死去，当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记得你时，你将彻底消失。什么是亲情的意义，“天各一方，你仍在我心底”。

你明明知道它在提问题，但并不向你要答案，只是轻轻地提醒，想起来了吗？我们平日都遗忘和忽视了什么？每一天的日出日落，每一顿简单也能吃饱的饭食，每一小时里要做的事情，每一秒呼吸，生命的美妙在于感受。树叶、光线、吻过脸颊的风。

奥地利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说过，不要以成功为目标，你越是对它念念不忘，越有可能错过它。因为成功如同幸福，不是追求就能得到。它是一个人全心全意投入，并把自己置之度外时，意外获得的副产品。

对于写作之人，谁不希望自己的作品有人阅读，能引起关注与共鸣。

可任何一个严肃认真的写作者都清楚，为寻找一行富有创造性的文字，往往就像在沙子里面淘金一般不容易。如果说创作还有一点甜头，那么，这种甜头只有在吃尽苦头以后才能尝到。

真正热爱写作，而且进入创作状态的人一定会有这种微妙的体会，不由自主地与构思情节中的人物交流对话，他们有着别人的形象，发出的却是自己的声音，你沉醉其中，物我两忘，就仿佛进入了电影中出现的那个神秘地带“The Zone”，忘记了时间的流逝，不知道辛苦和疲倦，最最重要的是，你体会到了幸福，感受到了愉悦。

看一眼日历，2021已经过去两周了，院子里还残留着第一场雪的痕迹，都说今年冬天比往年冷得多，戴口罩反而多了一层保暖，就算那艘伍德斯托克彩色帆船不会来，我们也一定会在属于自己的平凡日子中获得幸福。

编辑手记

小说世情

拾垃圾者

□ 李汉荣

庞大的垃圾堆上，挤满了拾垃圾的人，如同体面的生存舞台上，充满着或明或暗的激烈争夺，这垃圾堆上也似乎有竞争，沾满污物和病菌的手们，这些卑微的沉默的手们，也在为着比别的手多捡到一点可变成钱的物件，而飞快忙碌着、扒拉着。

见到此种情景，我的心里泛起很复杂的情绪。

我首先为他们难过，他们的生存是如此不容易，如此艰辛。像样的生存位置和机会，都被那些有力的、敏捷的手们占据了，他们的手，只好伸向生存的边缘和荒郊，在别人生活的残剩物里寻找生活，捡拾零星而微末的希望。

同时，我也为自己惭愧，面对他们，就想起唐代诗人白居易自责的诗句：“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

诗里所述对象不同，情景则大致一样。我有何功德，他们有何过错，而我却过着相对于他们堪称体面舒适的生活。说不定，这垃圾堆里就有着我过剩下的一部分生活，有着我抛弃的日子的碎片。他们的手上，也许就沾着我制造的秽物和病菌。念及此，我觉得对不起他们。我还想到，与这些拾垃圾者相比，貌似体面的我，真的就比他们有价值吗？未必。也许，我不仅不比他们有价值，而是更没有价值，他们比我有价值得多。

不妨做个简单的“比较研究”：从专业上讲，我做文字工作，他们做垃圾工作，今天，我写的那篇或多篇文字，即使发出来，印出来，顶多也就占据点版面，浪费些纸张，对世道人心的改良和提升并无大用，更无传世的可能，转眼之间就被遗忘了。这么说来，我写的那些文字，不是垃圾又是什么呢？那么，我之写字，只是将纯洁的白纸变成废纸，只是用伟大的汉字堆积了些渺小的废话。我难道不是个制造垃圾的人？

如果我是个贪婪官人或无良富人，我很有可能要过穷奢极欲的糜烂生活，那么，我将吞掉多少资源，制造多少垃圾，我的所作所为，不仅暴殄天物加速着自然枯竭，加剧着生态困境，而且也败坏着人性，沉沦了道德。

相反，这些拾垃圾者，他们过的是低碳、低消耗的清贫生活，他们很少制造垃圾，也没有条件和能力制造垃圾，他们却将别人制造的垃圾捡拾起来，并细心分类，卖给废品部门以化废为宝，使有限的资源循环利用，他们是在代替那些伤害自然、耗损资源的人将功补过。他们的工作，不仅净化着生活环境，而且保护了天地自然，直接或间接地缓解着饱受伤害、千疮百孔的地球危局。

他们，这些拾垃圾者，不仅创造着经济学的价值，而且创造着生态价值，他们是在为天地万物积德行善啊。他们于社会有功，于自然有益，他们是被埋没了的君子，他们是大自然里的另一种高贵生物。

那天，我在城郊散步，路过一个垃圾堆时，看见一位拾垃圾的中年男人，在路边靠着装满杂物的三轮车睡着了。他的衣服都被汗水浸湿透了，有的地方渗出了白的盐渍。我本想与他交谈一会儿，但不忍打扰了他的睡眠，他定然是困极了。我看了一下他的面相，长得轮廓分明，大眼浓眉，脸色是黑一些，有点憔悴。善良清苦的人睡着了，是有点像睡佛的。我又仔细看了他几眼，不错，他确实像佛。

我急忙跑到不远处一家小卖部买了两瓶饮料和一些水果，轻轻放在他的旁边，作为我对这位“劳动佛”——这位清贫“睡佛”的小小供品。

“佛”啊，当你小睡醒来，看见这“供品”，请你笑纳了吧，但愿你能感到一点清凉，一点慰藉，一点欢喜。

他山之石

我们在城市里的亲戚

□ 丁小村

1

一只小甲虫闯进了我家的厨房，它大概迷了路，趴在墙上一动不动：这是它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在它的生存环境中，种族的天敌很多，每一刻都面临生死危机，它用这种假死的方式来迷惑敌人，获得逃生的机会。

我妈去捉它的时候，它就立即掉落在地上：蜷缩成一小团，像是真的死掉了。我妈把它轻轻拈起来，打开厨房的纱窗，放在外边窗台上，不到一分钟，它就飞走了。

对于所有来到我家的活物，我妈都十分友善：一只甲壳晶莹的金龟子，一只斑点绚丽的瓢虫，甚至一只讨厌的蚊子；一个收废品的老人，一个送水工，一个走错了楼层的陌生人……多年来我们移居一座城市，住进楼群中的某一座，经常让我想起古老的森林祖先，他们在树上建起居室，清晨起来，朝树下走过的邻居们打个招呼：这些住户都是自己的亲戚。

我妈经常会把站在门口的陌生人请进来，坐在我家客厅的沙发上，倒上一杯茶和对方说话——在她看来，这些来到我家的陌生人也和飞入我家的陌生虫子一样，都像是亲戚。

2

在这样一座城市里，我们几乎没有什么血缘亲戚，来我家的除了我们的好友，就是别的陌生人。飞错了地儿的虫子们，它们可能也是这座城市的寄居者，跟我们差不多。

我们像别的子女一样教育七十多岁的老娘：不要跟陌生人说话，别把陌生人请进家门，因为并非每一个站在你家门口的陌生人，都是怀着善意的——在一座人口拥挤的城市里，入室偷窃、行骗乃至抢劫的人，比阴暗角落里的老鼠和蚊虫狡猾凶狠得多。

但这一课对我妈是无效的：她依然放一些陌生人进我家，也同样把一些美丽或者丑陋的蚊虫放生出去。在她心目中，任何有生命的东西，都是我们在这座城市的亲戚，理应受到亲善的对待。

每天中午和下午，我妈都会摆上这样一桌盛宴：洒在地上的米粒豆粒，剩下的米饭或者土豆，菜叶子……都被她收拾起来，放在厨房窗台上的碗盘里——不到一会儿，几只鸟儿聚在这里，悄悄享用这顿美餐。

我十分怀疑城市里的鸟儿们都发生了生物学意义的进化：它们在我家厨房窗台上聚餐，却不像我在乡野里看到的那样，叽叽喳喳吵吵嚷嚷，就像我们人类的酒局——不吵不闹没意思。

这些鸟儿们悄悄地进食，很少发出吵闹声。

我偶然发现了我家窗台上的饭局，这些食客们聚在一起，像是家养的，它们十分讲究礼仪，你一嘴我一嘴，不争抢不打闹。

麻雀像是一群天性活泼的孩子，鸽子们则像是一群穿礼服的绅士；还有像八哥的黑色鸟儿，就像一个独行侠客；有不知道何处来的山雀，是一些漂亮的野丫头……这些亲戚们天天在我家窗台上聚会，它们把这当成了客厅，我妈早已经在沙发上打盹儿：随你们自便。

也只有亲戚才有资格受到这样的对待：你们来了，就把这当成自己的家吧。

3

我上下班的途中，会走过几条有树的街道，街边种植着香樟树，有着挺拔的树干、绿云般的树冠。走在这些高大的香樟树下，能嗅到原生的草木的清新气息：这是一种自然生命的气息。樟木有一种特有的香气，让人感觉呼吸顺畅，是美好的享受。在秋天，樟木的果子成熟了，掉落在街面上，整个街道都散发出一种果酒的醉人气息。我捡起一个樟树果子，它是紫黑色的，像所有熟透了的野果：甜香发酵，有了酒味。

一阵扑簌簌的响动，更多的果子啪啪掉落在街道上，从香樟树绿色的树冠里，飞出了一群鸟儿，它们可能是麻雀，也可能是别的群居鸟儿，它们离开饱餐的宴席，像云一般漂浮在城市的低空：我顿时惊呆了，我从来没发现，这城市有了这么多的鸟儿。

这算是忙碌劳累的城市生活中的一刻惊喜，由于我们补种树木，鸟儿多了，它们是我们的亲戚，它们愿意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4

按照一种现代演化论观点：我们人类占据的这座星球，最终可能会被大自然收复。到那一天，我们人类灭绝了，我们这些人造工程——城市，公路，工厂和大坝，军事设施和博物馆，纪念碑和科技馆……都将被别的生命占有并且消化，直到那些不知名的草木、进化了的虫鸟和兽类……乃至能吃塑料的微生物，它们占据了我们的地盘之后，开始进行另一个时段的生命自然循环运动。

我们很难想象这样的结局，很可能它将变成真的。

但是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这么想象，当然也更不愿意去产生一点怜惜感：对一只在城市里奔命的小虫子、小鸟儿。

只有我妈用最朴素的行动给我上了一课：善待这些亲戚，我们在城市里居住的时光，可能感觉会稍微好一些。

流年碎笔

冬日火趣

□ 仲维柯

祖父说，这孩子“五行缺火”，乳名就叫“炎”吧。“缺火”这一说法也许是真的，我打小就对火有着浓厚的兴趣。

然而，祖母却告诫我：“玩火会尿床。”

尿床可是一件极为倒霉的事儿，特别是在冬夜。龟缩着身子，唯恐碰着那片阴湿；倘若一不小心碰上了，一股彻骨的凉刺入骨髓，让人连打几个寒战。

但是，当和几个玩伴冒着寒风疯到野外的时候，祖母的话也就被抛到九霄云外了。

火柴，是我们预先准备好的。用小铲子在山坡上掏个方形灶膛，在顶上开个圆形烟囱；枯叶引火，干枝主烧。不一会儿，那小烟囱里便冒出了缕缕青烟。

灶内的火越烧越旺，将上面的土烧得滚烫滚烫的，我们便将一双双小手捂在上面；手热了，就紧紧贴在冻得发紫的脸上、脚上。就这样，火的热量传给了土，再传给了我们的手，最后传到几乎要冻僵的脸上和脚上。

我们守着火玩了好些时辰，第二天竟没尿床。我有些怀疑祖母的话了。

那时的冬天似乎比现在更长，更冷，没空调少暖气的人们漫天里寻找有火的地方。

夜晚，生产队的牛马房里倒是有火。

记忆中队里的牛马房是一溜通堂石头屋，麦秸覆盖，只有屋脊处苫着一排脊瓦。进门一间是饲养员居住的地方；左右两间放有木架、石槽，是牛马进食的处所。

夜幕降临，饲养员老木将前一天从石槽里清理出的草渣子在院子里晒了，堆放在床前席子般大小的空地上，随即点上那盏煤油灯，单等来取暖的人们。

附近的老老少少缩着头，扎着腰，拖着破棉鞋，带着对寒冷的恐惧踏进门来。

见人来得不少了，老木拧开煤油灯盖，轻轻往草渣子上滴上几滴煤油，随后掏出火柴，刺啦一声点燃后，放在沾有煤油的草渣上。一团火球骤然升起，草渣子被烧得哔哔叭叭直响。

被牲口吃剩下的草渣子细碎、硬实，不易燃，当那小片沾有煤油的渣草烧尽时，火苗也就退去，只留下不停升腾的白烟。也就半袋烟工夫，大家面前的那摊渣草表皮全着了，各处的白烟汇成一个巨大烟柱冲向乌黑的屋顶，受阻后又俯冲下来，撒得满屋都是。

烟雾模糊了大家的脸庞，模糊了牛马的身形，耳膜里流淌着的只有牛马吃草的沙沙声。

人们把这种取暖方式叫“熰火”。所谓“熰”，即冒烟、不起火苗地烧。也别说，在那段柴草金贵的岁月里，农村这种取暖方式很普遍。

老木挥动火棍，这边挑挑，那边压压，那摊草渣子竟能熰到后半夜。

老木孤独一人，以队里的牲口院为家。他天天这样“玩火”，也许晚上会尿床吧。年幼的我常常这样想。暖阳融融的当午，夕阳西去的午后，只要我发现牲口院的晾条上有老木的被子，都会走近瞪大眼睛观察，可从来没有发现他在上面画下的地图。

至此，我彻底怀疑起祖母的话。

有时，大人们给我们买“滴答急”(一种点燃后会迸发火星的条状小烟花)和各种灯笼还鼓励我们玩火。甩着点燃的“滴答急”快速旋转，提着鱼样灯笼跳下小桥，我们玩得不亦乐乎。旁边，前来观赏的大人们满脸是笑，似乎从来不知道有什么“玩火尿床”的话。

天冷农闲，大人们常常玩“火花”，规模比我们可大多了。

他们将各家不用的破锅收集起来，用锤子敲成碎片，混同木炭压紧压实后装进一个球状铁笼子里。取来一小段粗铁条，一端拴住铁笼，一端接在一条牛皮绳上。夕阳刚刚落山，他们当街放上一个大石环；再取来一根三米来高的木棒，一端拴上皮条绳，一端插进石环眼中。看看天越来越暗，领头的说“咱点火吧”，一高一矮两个粗壮后生围着木棒相向而立，四只大手一上一下紧紧抱住怀中木棒。

铁笼在油脂的帮助下燃了起来。

一声“起”，领头的将那火球抛向空中。两后生接到指令后，便用力将怀中木棒旋转起来。在绳子的牵拉下，火球在空中匀速作圆周运动。

火借风势，笼中木炭开始点燃。看着摇棒子的后生力量有些乏了，下一组高矮组合便虾腰钻进去将他俩换下来。

换到第三组，领头的说，也该下“花”了。话音未落，一朵“小花”从笼中飘落，溅到近处的石墙上，既而迸出数朵更小的“花”。

“伙计们，下花了！摽起棒子晃呀！”

人们退到更远的地方。藏在笼内的铁片被木炭烧成了铁水，纷纷脱笼而出，重重地摔在坚硬的石墙上，既而溅向空中，化作万点星斗；甩出的铁水越多，星斗越密，最后就连摇棒子的后生也被掩藏在这漫天星斗里。

我想，在这欢快的冬夜里，即便是在旁边观看“铁花”的祖母也定会忘记了她曾经说的话。

然而，对于火的恐惧，我也曾经有过。

那年冬天，后街的疤瘌头家着了火，火苗穿过屋脊，梁头瞬间倒塌，整个屋子浓烟滚滚，周围救火的人根本近不了身。那场大火，烧死了疤瘌头八十老母亲和三个月大的小孙子。

祖父经常谈起他干奶奶(曾祖父的奶妈)家那场火灾。那是1947年腊月二十八，老人由于吸旱烟，不慎燃着了粗布门帘，既而引着了屋梁，火势蔓延到整个屋子。更可怕的是，当天北风呼啸，火势由北向南蔓延了三户人家，三家人在新年即将到来之际，家竟化作一片灰烬。

当时，曾祖父家过得还算殷实，为报答奶娘哺乳之恩，已经做了东家的曾祖父派人将三户人家叫到家里居住，直到为他们盖起了新房子。

现在想想，那时的屋子几乎都是草房：木梁上铺秫秸，糊上一层泥后再苫麦秸。不仅如此，屋内里间、外间相隔的是秫秸秆，通口张挂着一垂到底的粗布门帘，墙壁上密密张贴着年画。倘若在这样的房子里点上一把火，那后果想都不敢想。

而今，祖母早已不在人世，甚至她的音容笑貌都变得模糊起来；而那句“玩火会尿床”的诫语，我始终清晰记得。诚然，这是一句哄孩子的谎言，甚至谎到荒唐可笑，可现在想来，又觉得异常温馨而美丽。

是呀，小孩子玩火很危险，特别是在天干物燥的冬天。

读史札记

谶纬术士：儒家的叛逆弟子

□ 高晓亮

圣人难料身后事。

孔子生前绝对想不到他呕心沥血的研究成果《春秋》，会被后世再传弟子改造成解释谶的神学。

第一个更动孔子理论的是汉武帝时期的董仲舒。他一方面成功建议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另一方面又肆无忌惮亵渎儒学。在他的《天人三策》中原载有两段话，大意是说：我老董谨慎地按照《春秋》中的记载，全面深入地研读了前代旧事，结果很是可怕！如果国家将要发生违背道德的败坏事情，那么，天就降下灾害来谴责和提醒；如果不知道醒悟，天会再生出一些怪异的事端来警告和恐吓；若是还不知道悔改，那么伤害和败亡就会降临。我还听说受到天的垂青的人，天会让他得到天下而成为王，这必定是人力不可为而自然却能达到的事情，是王者承受天命的凭证。天下的人都同心归顺，就像儿女归顺父母一样，所以天感应到诚意，祥瑞就出现了。概括起来，这些话的核心意思只有八个字：天人感应、君权天授。

到了东汉，有些术士与儒士把董仲舒的理论更新升级，硬生生地编造出一套惊世骇俗的思想体系——谶纬。通俗地说，谶是方士把一些自然界的偶然现象作为天命的征兆编造出来的隐语或预言，外在表象或图、或文字、或图文，因此，称这三种形式为谶符、谶语和图谶。纬则是解释谶的说明书，只不过有些故弄玄虚罢了。

《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刘秀28岁那年，在宛城卖谷子，宛人李通拿出一道图谶对他说：“上天预言刘氏复起，李氏为辅，你何不顺天应道。”刘秀听从，遂将图谶隐语传给家乡南阳的刘氏宗亲和豪门贵族，他们便刻意制造出一块书有“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的赤符为刘秀起事大造舆论，以此来收服人心。经过数年征战杀伐，刘秀如愿以偿坐上龙椅。此后，他对谶纬更是敬若神明，当作理政治世的重要“法器”。每逢出现日食月食，或者发生地震、洪涝、火灾等自然灾害时，便下诏罪己，征召术士查摆天灾异象的原因。当遇到悬而不决的重大问题，诸如筑造灵台、修建陵寝、设坛祭祀等无一例外地借助谶言来决断。更搞笑的是刘秀竟然把信奉谶纬与否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和标准，并于公元56年“宣布图谶于天下”，把谶纬经学定为“内学”，儒家经学称为“外学”。有了内外之别，自然就有了高低之分，谶纬由此坐上了东汉文化的主宾席。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正是因为刘秀信奉谶纬，以身垂范，所以，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平民百姓，日常走亲访友、婚丧嫁娶、筑墙挖厕、秋收冬藏都要看谶行事，以至于京城内外、社会各界，研究占卜学术、钻研奇文异数“蔚然成风”，图谶文化“空前繁荣”。江湖术士、名望方士从中看到巨大商机，“谶纬强化培训班”“经学高级研修班”“神学速成班”犹如春天的原野遍地开花，进去的是大儒士、小儒生，出来的却是奇术士、神方士。

《后汉书·方术列传》记载了这样两个怪力乱神故事，不妨先来看看。

巴郡阆中人任文公，在汉哀帝时期做治中从事。有一年气候异常，持续干旱，他向刺史报告说：“五月初一，定有大水灾害，现在祸害期限将至，不可不防，应叫官吏和百姓早作准备。”刺史嗤鼻一笑，没有理睬。任文公懒得解释，便独自准备了一条大船，将紧要物资搬放到船上。一些邻里乡亲听信了任文公，也早早做起防备。预言的前一天，任文公急命家人和乡亲撤离，并派人报告刺史，刺史仍然一笑了之。那日正午时分，天北云涌，不久大雨滂沱，至傍晚时，河水暴涨十余丈，冲毁农田、房舍无数，数千人受害。任文公因占卜术而扬名。

汝南宋人郭宪(字子横)，光武帝时任光禄勋。公元31年，郭宪跟随刘秀巡游南郊。正在兴头上，他突然回顾东北方向，拎出随身带的酒壶，猛灌一口，喷了三次。同僚对他的诡异举动大为不满，立即奏请刘秀治他不敬之罪。刘秀也很奇怪，就垂询其中缘故，郭宪回话说：“齐国失火，所以用酒压之。”后来，齐国还真的上报朝廷说发生了大火灾，日期竟然与郊游之日分毫不差。因此，刘秀称赞他说“关东觥觥郭子横，这话一点不假。”

真不知道范晔在写这些故事的时候笑没笑，反正我忍不住笑了。发笑的原因是觉得任文公、郭宪的本领实在太强大了，上能感应天意，下能消弭灾祸，简直是神话般的孙大圣嘛。的确，他们是神话，是生在千年之前、活在谶纬这片迷幻天地里的神话。所以，范晔给后世打了一个哑谜，篇末特例不作评价，不置可否，只讲些故事，给点提示，由你自己去体会。于此，有智者说：英雄生传奇，术士生传说。

有时候，觉着一种社会现象或一种文化好比被光鲜衣物包裹的身体，只有剥光外衣，才能看清最真实的身体。对于谶纬文化，着实不敢恭维，你想呀，病态的社会岂能长出健康的文化？不健康的文化又怎能澄清世风、教化百姓、推动时代进步？历史学者鲍鹏山评论说：“像图谶这样的文化垃圾，几乎毫无正面价值，它既不能提高人们的认知水平，也不能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既不能有益于认识自然，也不能有益于认识社会。它本身既不是知识与智慧，又不能启发我们去发现知识、增长智慧。它只能为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提供手段。”

范晔在《后汉书·方术列传》序言里说：“孔子不讲怪、神之类，很少谈到性命。有时提到结尾不讲其来源，有时转弯抹角说说大意，就是让人们照着做，而不让人知道其中的道理。”言外之意，孔子不相信鬼神，也不希望弟子们去研究、信奉。然而，他的后世不肖弟子却热衷谶纬，把他的经学理论神化，行走于朝堂，游历于乡野，像一台台没有遮盖的“渣土车”，沿着历史的辙痕，一路走，一路撒，弄脏文化千年之久。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随着科学的进步，时代的文明，这些撒落在历史路上的垃圾逐渐被清扫，送进了垃圾处理场。